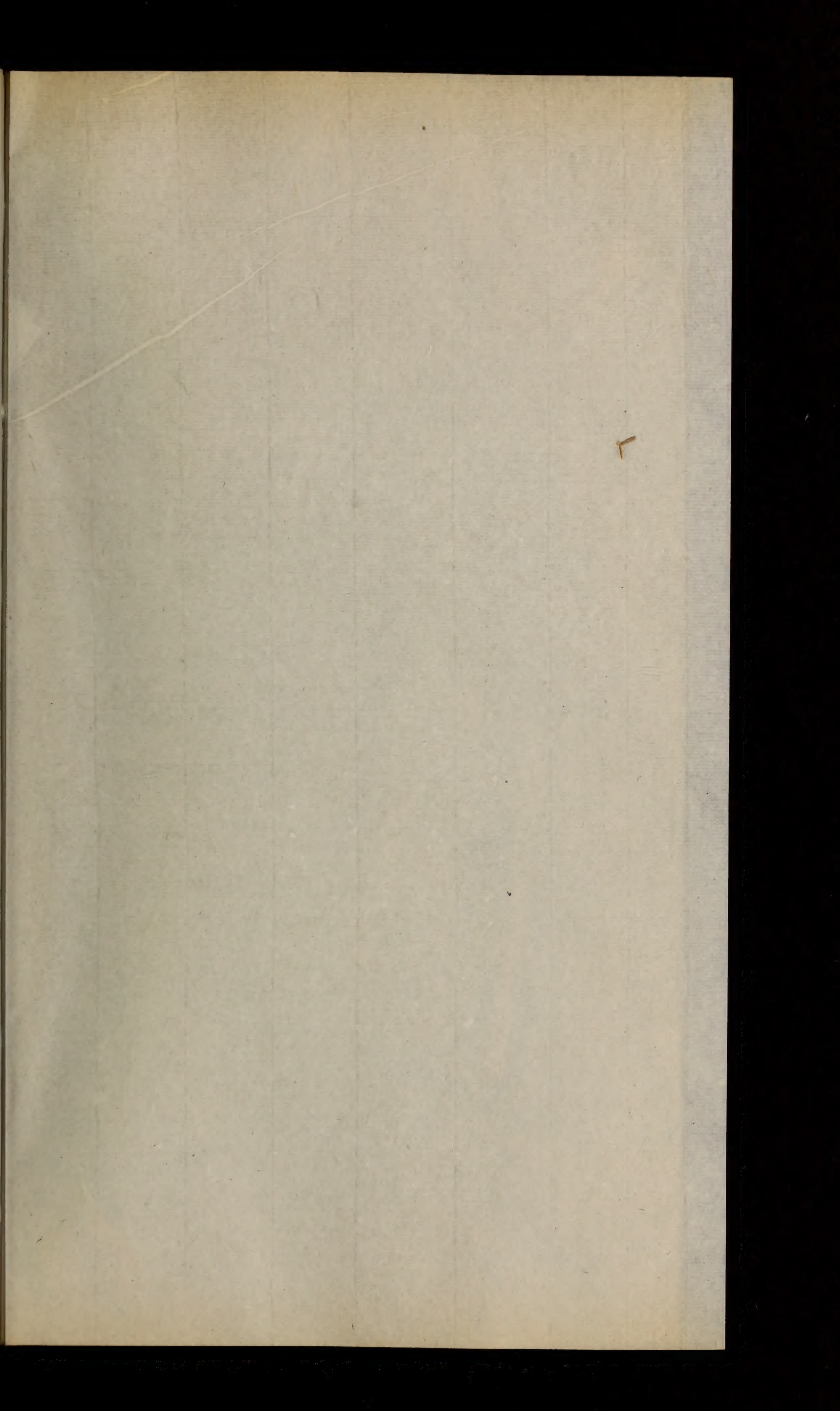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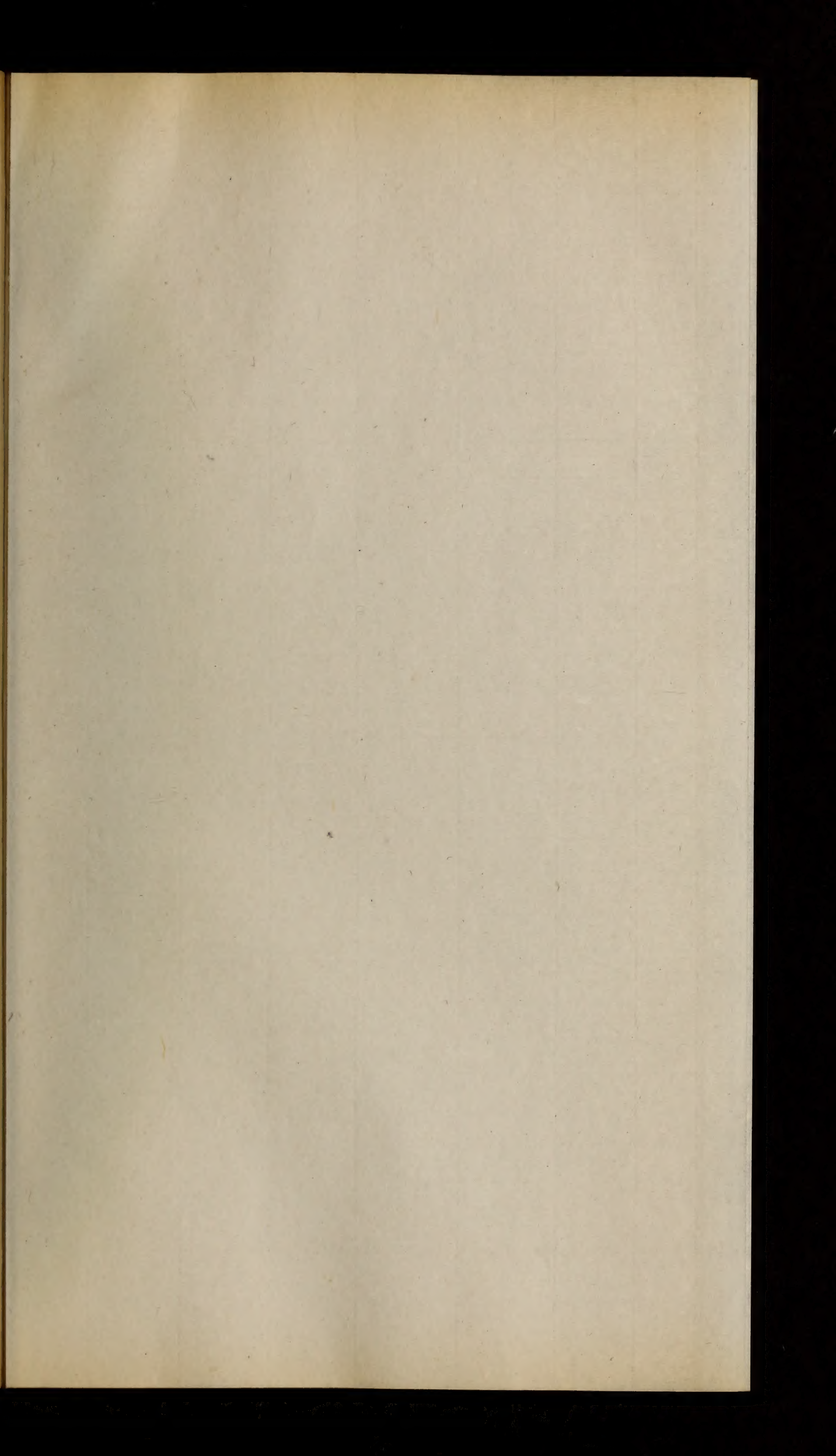




宋孫仲益内簡尺牘卷四　門人李祖堯編注

錫山蔡　焯敦復增訂
　　　龍孫初篁

與宋侍郎 字德謙

向来頃（當是傾蓋二字舊本譌脫）蕭寺伏蒙臨門蹟刺情誼之重存貴先及而馬首遂東不克追路必焰其非慢也分違十年榮悴殊致不敢以姓名納於左右即日大暑伏惟台候萬福某心哀貌攺非復故吾接奉何時但極瞻佇

〔增〕傾蓋 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於剡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鄒陽獄中上梁王書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 蕭寺 李肇國史補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寺故僧舍皆呼為蕭寺云 〔增〕隨刺 邵氏聞見前錄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先公其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和其詩曰既辱侔章當隆刺寧無累句代通名 故吾 〔訂〕莊子田子方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高才雅望榮踐禁途輿論欣愜豈特故人之情尊公抱經濟之學埳壈於時遂先朝露天定勝人固知有在也

〔增〕榮踐 陳子昂梓州司馬楊君碑游鳳凰之池觀蓬萊之府是天下之榮踐也 〔增〕輿

論梁武帝紀行能臧否或素之懷抱或得之輿論協壞鮑昭結客少年場行今我獨何為協壞懷百憂〔增〕朝露漢書蘇武傳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魏陳思王求自試表嘗恐先朝露填溝壑天定勝人史記申包胥曰天定亦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

與張侍郎字養正

某投畀荒僻謂當進一紙之書而身外無窮初不計喧豗徒有區區朝夕念望之勤聲聞缺然遂成逋慢不敏之咎即日薄寒恭惟台候萬福某衰老作病緜延兩時今則有間矣猶未堪作勞歲晚當卜一見不宣

增一紙書晉劉弘都督荊州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詳見卷一與胡樞密帖十部從事注增身外陸機豪士賦挾非常之勛豈識夫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沈佺期詩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增缺然太史公報任安書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增逋慢李令伯陳情表詔書切峻責臣逋慢

去冬江上紛然人人具舟楫而旱乾之餘遂窮無所向令冬遂晏然無疾呼急步之警而歲饑又可憂者赦文念挽舟之勞許免科糴舊本作省文衆字而挽舟者率無田皆不被賜向來田民之冒儒冠迎拜於西郊者何不挽一縴從何易于舊本訛作於後其舊作其後誤或有補

也

〔增〕疾呼急步韓退之曾成王碑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

儒冠史記酈食其傳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溲溺其中〔增〕挽繂唐書何易于傳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繂易于腰笏身挽朴驚問狀對曰民方耕桑不可役縣令閒暇當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

比造門屬公養疴謝客延之卧內一望履約實慰區區伏承令嗣携書臨寵偶出不獲拜辱甚恨春寒台候復何如某歸舟已次田間方釋肩遺狀草草

卧內史記信陵君傳侯生曰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又

盧綰傳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內履絇莊子盜跖篇頤望履幕下司馬彪本幕作綦言視不敢望跖面望履古詩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絇而還也區區

之義通判奄終壽祿手足之痛哀慟何及然衆醫侍疾二鉅公治喪全真資政洎養正侍郎也哀榮終始亦復何恨所冀自廣

手足訂李華弔古戰場文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衆醫侍疾漢書外戚宣帝許后傳告諸醫侍疾無狀者鉅公訂李賀高軒過詩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哀榮終始鴻慶本集慰大資帖公遽闕之義通判嬰疾不救手足隳墮何痛如之然養生送死人道之常至於哀榮則無憾矣之義家累千金壽登七紀屬纊之日二貴侍喪

可謂哀榮按亡憾矣之下乃註者之詞非慰帖文也

大資公薨謝奄終七供太山梁木之壞士大夫相痛弔失仰非獨公兄弟之情也大資屬纊時所謂坐脫立化者雖大善知識不能過也及夢中拊緒孫歸見公辭訣而去精爽不昧正如仙佛所之也

七供注見卷一與孟少傅帖又北齊書孫靈暉傳為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經綽誅靈暉每七日百日恒為請僧設齋又見温公書儀

太山梁木禮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太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

增屬纊儀禮既夕屬纊註纊新絮

增坐脫立化

葛長庚雲會堂記葛仙公曰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立致近年而言百歲之內有升舉有尸解有坐脫有立亡者居多南部新書志閑和尚早叅臨濟晚住灌溪乾寧二年夏忽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後鄧隱峯倒立而化

善知識圓覺經末世衆生欲修行者應當盡命供養善友事善知識彼善知識欲來親近應斷瞋恨現逆順境猶如虛空增東坡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詩悟彼善知識妙藥應所投

醫者言公宿恙已去體但調護食飲進所嗜則復其故矣況逝者已在仙山佛國中區區刻舟亦何補於於字或是衍文或下有缺字前日告行適聞寐亦不敢求通候公痛定別卜一見

仙山佛國[訂史記秦始皇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柳河東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寳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纒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東坡和陶詩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刻舟注見卷五與趙中大帖痛定昌黎與李翺書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際不知何能自處

某頓首上啓衰慵習嬾老人遭患難不計書問之數疏也即日薄寒不審台候勝否伏惟萬福比過吳中姻舊苛留遂至投轄既得脫去戴星倍道馳還而鄙

事滿前撥遣猶未去殆不如客路之脩然也忽忽且通一問不宣

苛留漢書成帝紀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投轄脫去〔訂〕漢書遊俠傳陳遵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首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去〔增〕撥遣王逸少帖君情感益深惟當撥遣之耳〔增〕忽忽晉書王彪之傳無故忽忽先自猖獗集韻急遽也俗作忽

某再拜伏承宿恙痊除體力尊安寢飯宜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令人啟殯必深感動所冀抑情勿過

戚戚幸甚

〔增〕寢飯退之贈元協律詩曹曹莫訾省默默但寢飯〔增〕令人宋政和閏詔郡縣稱君非婦道且等級無別於是定制命婦八等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碩人大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

某再拜令人出就菆塗固非永訣寒令方嚴非公暴露野次之時且飭諸郎護送他日襄奉拊棺一慟而別固未晚也

〔增〕菆塗禮檀弓菆塗龍輴孔疏菆叢也謂以木叢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菆塗也韻會菆音攢

積木以殯也增暴露左傳襄三十一年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襄奉左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杜注襄成也說文奉承也以畀而承事於其尊者之義襄奉云者蓋本諸郎句以為言也

某皇恐本欲一訪親席第已次城闕必有造請非一日不能辦當俟大葬具舟詣冢舍瞻送矣悚汗悚汗

城闕詩子衿挑兮達兮在城闕兮造請漢書張湯傳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與向侍郎名子諲字伯恭

屢聞顯擢深以賢者得路為喜而老嬾不果遣狀為愧即日溽暑共惟台候萬福鄉林草木無恙否當用

衛公故事曰報平安耳一笑不宣

【增】賢者得路 後漢書循吏傳王渙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增】鄰林 宋史子諲本傳退閒六十年號所居曰鄰林

報平安 酉陽雜俎李衛公守北都唯童子寺有竹一枝纔長數尺相傳令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

原附 鄰林銘序

兩制轉運使朝請大夫秘閣修撰向子諲博極羣書尚友千載治一室植衆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鄰林居士建炎末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餘上書謝事徘徊玉笥之下淦水之湄登高撑膝築室居焉蓺蘭九畹采芝三秀千葩萬卉羅生堂戸蓋真得所謂鄰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為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事勞賜

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鄉林之意上嘉嘆良久親書鄉林二大字賜之龍文龜畫妙絕一時羣公在廷驚頋動色於虖盛哉未曾有也子謹後上之賜移書屬孫某為之銘云

李郎得官湖外以稚女遠去為念嘉興酒局今聞增羡已應辟法而公領版曹早令即真為幸家書一水可通無萬金之難衰老受賜也此上似另為一帖舊本與下段合併今按帖內語意不相屬處尚多姑仍之

伏蒙遣介貺賜誨帖喜聆餘寒台候萬福聞公辭祿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輒請上方之劍此處上下不相蒙是否有脫字公獨視之如敝屣足為吾道光也新詩偉麗三復嘆仰不謂窮老復

聞韶濩之餘音也輒復和答當一笑詩本集不載

增領版曹宋史本傳從兩浙路為都轉運使即真

訂即真謂真拜也六曰為真宋史職官志中書令國朝未嘗真拜以他官兼領漢書韓延壽傳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

家書萬金杜工部春望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增辭祿本傳金使議和子諲不肯拜金詔上書宜卻勿受忤秦檜意乃致仕

請上方劍漢書朱雲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正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師古注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劒按帖語似指陳東歐陽澈事宋史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俶儻負氣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伏闕上

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釁開邊釁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主戰又上書抗論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高宗即位上書乞留李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遂以語激怒高宗乃與澈同斬於市按史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尚氣大言憂國憫旹出於天性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

新詩偉麗〔訂〕東坡次韻和劉貢父登黃樓見寄詩新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

韶濩餘音〔訂〕東坡答毛澤民書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

與五九兄提舉

新粟崖蜜亟拜重餉病餘遂有食新之喜幸甚百槃

甚羨方悟唐人所謂飣座者其中未必然也單德成蜀戔未嘗見之既無左太冲之文安得輒增十倍之價併紫馳貺莫踰感戢

崖蜜訂本草崖蜜又名石蜜別有土蜜木蜜冷齋夜話崖蜜見鬼谷子謂櫻桃也按今鬼谷子無此說然略記陸士衡有賦云朱藍崖蜜士衡此語當有所自

食新左傳成十年晉侯台桑田巫巫言不食新矣

飣座唐書崔遠傳有文而風致峻整世慕其為人目曰飣座梨

蜀戔王剛中成都古今續記府城之南有浣花江支流為二皆有橋焉其一續王溪其一薛濤以紙為業者不下百餘家

左太冲訂晉書左思傳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跡之及賦成張華陸機見之皆歎服人競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十倍價訂戰國燕

策蘇代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聲價十倍李供奉與韓荊州書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

聲問不相聞忽復徂暑使臨枉誨具審台候萬福傳聞得新第在八兄之旁羣從往還遂可追烏衣故事又聞貴將餙數輩挾厚資并兼此一方不免有近膩之嘆也

第漢高祖紀賜大第孟康注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羣從鴻慶本集孫公墓志朝議公生三男子曰疇曰畛與公公諱畋增晉書阮咸傳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世說謝道韞曰一門叔

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遠王導自卜烏衣宅高亢少所受納惟與從子靈運瞻晦等並以文章賞宴居住烏衣巷其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

烏衣 訂方輿勝覽烏衣巷在秦淮南去朱雀橋不遠王導自卜烏衣宅南史謝密傳叔父混風格

增 **貴將** 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李軼諂事更始貴將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

增 **數輩** 漢書劉敬傳使者十數輩

增 **近臟** 晉書劉輿傳輿為魏郡太守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臟也近則污人

自歸畊穮田望歲與老農共為休戚春夏旱溢義當作暵舊本誤兩岸車聲如雷河底拆為十字凜凜可畏七夕一雨接踵而来得與田夫田婦共此一飽遂復優游卒歲矣兄方即榮路而勇退於急流中獨擅一壑想

同此適也

穰田 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撡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增〕望歲 左傳哀十六年民之望君如望歲焉

〔增〕車聲如雷 子瞻無錫道中賦水車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脫骨蛇分疇翠浪走雲陣鼉鳴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見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拆十字 〔訂〕王安石元豐行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拆如龜兆出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帖借用晉何曾蒸餅不拆作十字不食

七夕雨 續齊諧記桂陽城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牛郎也吳俗每遇七夕後有兩名曰織女洗車

〔增〕一飽 淵明飲酒詩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優游卒歲 家語孔子相魯

齊人遺女樂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勇退急流之湘山野錄錢若水謁陳希夷欲分華山居白閣道者謂希夷曰無此骨法當為貴公卿能於急流中勇退爾東坡次孫巨源絕句高才晚歲終難進勇退當年正急流又贈善相程傑詩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鴻慶本集故左朝散大夫致仕孫公墓誌公諱畋字無逸紹興元年以承議郎知臨安府錢塘縣以讒謗免所居官公議訟公非罪差建寧府糧料院未赴改湖州安吉縣丁母夫人憂卒喪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就除提舉江南東路茶鹽事代還請宮祠歲滿上書納祿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十八年也

自兄江左代還便為終焉之計此孔子所謂剛者大抵久立爭地如某贛踈固宜得咎雖叔詣兄孫內翰近之字

亦復不免惟冥鴻之在寥廓下視百千蚊蚋聚一器中啾啾狂鬧可付之一笑也某嘗見世人學佛者皆願生極樂世界極樂世界安在哉如兄清心寡慾澹然無求一出火宅便是清涼山一離苦海便是極樂國

增終焉南史劉慧斐傳游於匡山遂有終焉之志杜詩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冥鴻揚子法言問明篇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寥廓史記司馬相如傳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啾啾狂鬧贖禪師韋沔集市廛佛事篇凡夫造業之地譬若小器聚蚊啾啾狂鬧微羶鬪蟻擾擾紛爭極樂世界經言西方淨土以七寶莊嚴無地獄餓鬼禽畜以至

蜎飛蠕動之類常清淨自然無一切穢雜故名淨土其人皆蓮花中生長生不老衣食宅宇隨意化成其景常春無復寒暑大受快樂無一切苦惱故名極樂世界

火宅〔訂〕法華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所燒我皆拔濟之又經長者以牛車羊車鹿車立門外引諸子出離火宅

清涼山〔訂〕華嚴大跡清涼山即代州雁門郡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東坡詩西登太行嶺北望清涼山

〔增〕苦海 楞嚴經引諸沉冥出於苦海

辱貺教具審寒雨萬福某以妻母訃至亟往省其喪已卜遠日矣留視封窆而還去家彌月百為未集又屬時序訓獻之冗亾女葬送已改用十二月庚午重蒙存省第極感咽

〔增〕卜遠曰 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左傳宣八年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增〕封窆 儀禮注窆下棺也韻會或作封窆見禮檀弓喪大記 〔增〕百為 書多方至於百為大弗克開 〔增〕亡女葬送 鴻慶本集祭女二孺人文與汝為父子二十有一年不謂衰老棄我而先又云先墓之次卜此新培祖禰相望我際其哀季冬之月吉日庚午汝其領歆以封以植

吾兄多男子頭角嶢然皆足以寄門户投老就閑不交世事可謂感福某少兄一歲年来多故喪祭醫藥種種關心殆無虛月勞生可厭比因醮謝作一青詞末後數句如貴賤貧富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

祈而水火盜賊疾癘之虞出於非常尚冀加護區區本志可見於此

多男子 莊子天地篇堯觀乎華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頭角 〔訂〕李昌谷唐兒歌頭角皢皢眉刷翠杜郎生得奇男子昌黎柳子厚墓誌銘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薪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

〔增〕門户 晉書樂廣傳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事廣年八歲玄謂方曰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户

勞生 〔訂〕莊子大宗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增〕青詞 李肇翰林志凡太清宮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書朱字謂之青

詞

原附

戊辰年醮謝青詞

伏以雲天溥博大庇羣生螻蟻麼微上干洪造伏
念某紹興辛亥歲出守臨安府寔行安叢觸罪南
遷仇怨滿前奇禍不測投荒萬里未知稅駕老幼
百口狼狽無歸僑寓馬迹一島之上而村舍庖烟
上薄煬突久燥欲焚天誘其衷夜中驚爆應時救
護得免燔爇弟婦胡氏猶子強宗三被危疾救藥
靡效賴天之祐得保餘息嬰兒壽老免乳之夕母
子阽危亦獲亾恙皆臣弟覗齋心啟許前後七筵
敢用昭告孀嫂劉氏項緣幼女早逝頫追福於後
身侍妾鍾氏又以老臣行年　　災於惡曜逮慈
穀旦祇奉靈科虔誦秘文熏脩菲薦誕惟仙聖之靡
隔壥凡哀閔手足急難之情保全駒犢孤危之命
或伉儷之際若幽顯之間蠲除回祿灾消弭歲
星之厄仰憑帝力式副私顒俯輸危懇用伸報禮

雖巍巍之天莫可管窺而區區之誠庶幾芹獻洗心歸命稽首投誠誓畢餘生永依至道如貧賤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安祈而水火盜賊癘疾之虞出於非常尚冀加護

與石提舉

久安田里浸忘事大之恭荐蒙遣騎貶賜誨飭慰藉深厚啟讀三過踧踖殆不皇也具審履茲餘寒台候萬福某屏遠臥痾莫償一見之願臨書惘然

增讀三過（杜工部暮秋裴道州手札遣興寄遞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道州手札遠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郴須滄海珠八懷本倚崑山玉）臥痾（〔訂〕音阿漢五行志妖孽及六畜謂之旤及人謂之痾注病寖深也謝靈運詩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

與鎮守劉侍郎 字季高

仲脩楊尚書字詣大府欲寓一紙坐對彌月悤悤就別遂復不果伏蒙損誨具審台候勝常京口重鎮自吳大帝築壘號鐵甕六朝南北之限尤荷北固為重今日兵火凋殘之後正當尊寵守牧付之便宜不從中制數年間勝兵可使足當一面若但令奉法循理不及度外季高求去之果固其所也

京口重鎮 訂樂史寰宇記案後漢建安十四年吳孫權自吳徙都於京口十六年遷都秣陵復於京口置京口都督以鎮焉又吳志云京都所統蕃會尤要是為重鎮後為南徐州置刺史鎮

下邳而京口有留局其後徐州或鎮盱眙或鎮姑孰皆置留局於京口至六代常以此地為重鎮

〔增〕**吳大帝** 三國吳孫權志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形貌奇偉骨法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冣壽爾試識之太元二年薨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

鐵甕 〔訂〕潤州圖經潤州城孫權所築號曰鐵甕 程大昌演繁露潤州城古號鐵甕人但知其取喻以堅而已然甕形深狹取以喻城似為非類乾道辛卯予過潤蔡子平置燕於江亭亭據郡治前山絕頂而頫子城雉堞緣崗彎環四合其中州治諸廨在焉圓深之形正如卓甕予始知喻以為甕者指子城也

六朝 注見卷一孟少傅帖 與 **南北之限** 〔訂〕南史孔範傳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為備防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南北虜軍豈能飛度按南即六朝北為曹魏西晉元魏高齊宇文周及隋初也

北固 〔訂〕樂史寰宇記潤州北固山在丹徒縣北一里南徐州記

云城西北有別嶺斗入江三面臨水號曰北固劉禎京口記云回嶺入江懸水峻壁舊北顧作北固字梁高祖云作鎮作固誠有其語然北望海口實為壯觀以理而推宜改為顧望之顧

便宜 漢書蕭何傳輒以便宜施行又周亞夫傳守便宜不往又張釋之傳言便宜事

【增】**勝兵** 戰國策須賈為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孫子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當一面 史記留侯世家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

【增】**奉法循理** 嵇康荅難養生論奉法循理不拄世網

度外 按帖言度外謂職制限度之外得自便宜展布也舊注引後漢隗囂傳帝言且當置此二子於度外耳與此各義

茂老即胡松年字 樞密坐上聞伯高少卿逝去驚呼失聲方欲奉記省又承伯伯字誤或當作仲紂字高亦遇疾不救手

足至情變故荐至何痛如之某杜門待盡無由一詣少紓朋友之哀所冀抑情自廣勿戚戚於既往幸甚驚呼杜少陵贈衛八處士詩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增蘇文忠姪安節遠來夜坐詩畏人默坐成癡鈍問舊驚呼半死生增失聲禮檀弓文伯之喪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手足後漢袁譚欲攻弟尚王脩諫曰兄弟左右手譬之將鬬斷右手曰我勝乎朋友之哀禮檀弓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

與平江守王侍郎名煥字顯道

某投老復還農圃謂不復見公矣越國冢舍一望車馬之塵實慰區區冬序早寒恭惟台候萬福藩翰小

駐輿議鈌然日佇詔追別行展慶

越國冢舍鴻慶本集秦國夫人墓誌云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又云葬夫人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村越國夫人之次缺然莊子逍遙遊堯讓天下於許由曰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外臺羣胥軒輕州縣守宰事之如部使者押綱使臣盜米十萬盜米無十萬之理當有誤通為囊橐莫敢誰何比公案治盡得其主名馳一檄追之狼狽犇走漕舍一空每與客言無不抵掌慶快也

〔增〕外臺謝靈運晉書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唐書至德後諸道使府參

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臺**軒輊**〔訂〕詩六月戎車既安如輊如軒毛傳輊摯也鄭箋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調適也後漢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按輊亦作摯見攷工記〔增〕**誰何**史記索隱崔浩云何或為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漢書陳項傳師古注問之為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增〕**主名**史記太倉公傳詔名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狼狽**〔訂〕博物典彙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狽不立狽無狼不行李密陳情表臣之進退實為狼狽**抵掌**戰國策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注抵側擊也

某歸宿田里惟公存照如一也辭去彌年望燕寢於一水之間而區區竿牘小禮又不足以抒下情第有

馳心念德之意忽枉教音發函拜貺愧汗洗然具審初暑台候萬福某卜以秋涼一詣府舍第恐公已著鞭矣此下九帖皆與舊編不同

燕寢韋蘇州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增〕一水間古詩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增〕洗然正韻洗想禮切與洒同史記范睢傳是日觀范睢之見者羣臣無不洒然變色易容者注洒然敬肅貌〔增〕著鞭晉書劉琨傳琨少負志氣有縱橫才與祖逖為友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常恐祖生先我著鞭

異時丞相府奉周旋風流醞藉但知公為公子也南渡之後數聞進擢奉使典州入持從橐遂以功名聞

於天下如吳門公視之如鷄肋耳何足以汙牛刀也

〔增〕丞相 按宋史王珪傳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今據前帖越國冢舍原注知丞相盖是岐公也

醞藉 漢書薛廣德傳為人溫雅有醞藉師古注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又匡張孔馬傳贊其醞藉可也師古注道其寬博重厚也

〔增〕奉使典州 漢書張敞傳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又朱博傳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

持橐 注見卷三

與周侍郎

雞肋 〔訂〕三國志魏武紀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備所殺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臣松之注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鷄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鷄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

還也

牛刀〔訂〕物理論長鋏刈蒭牛刀割雞

某自除籍為民日與漁樵爭席而一時公卿猶以故侯見遇故不敢輒詣城府屬者資殿坐中鄭大資長卿蒙公敦尚一日之雅不容避席雖盛德有光而衰老殆跼蹐不遑矣更蒙蕪勞送將之厚尤非所敢望者愧謝莫知所言也

漁樵爭席〔訂〕蘇内翰王安石贈太傅制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屨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　故侯史記蕭相國世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　城府後漢書隱逸傳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屬者漢書李尋

傳屬者頗有變改

一日之雅［訂］漢書谷永傳永奏書謝王鳳曰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注言非宿素之交

傳聞姑蘇館宏麗雄深為三吳之冠如西樓齊雲之屬又復告成矣吳門兵火更二十年閱十數守凋殘如故至今始復舊觀萬口稱頌非區區之私也

姑蘇館［訂］吳地記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春夏遊為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遂見焚太史公云余登姑蘇望五湖五湖去臺二十餘里今平江姑蘇館即城為臺極壯麗以待使客之經過

［增］三吳圖經漢高祖得天下分會稽為吳郡與吳興以丹陽為三吳指掌圖以蘇常湖為三吳

西樓齊雲吳郡圖經白樂天於西樓命宴齊雲

樓晚望皆有篇什西樓蓋今之觀風樓也齊雲樓蓋今之飛雲閣也舊觀〔訂〕庾翼與王羲之書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按觀古皆讀去聲朱子詩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許續遺編

二三親客自吳門還適見大宮室落成又得與遊人縱觀其上奇聞壯觀恍然如遊華胥化人之國於夢寐之閒也中秋對月使君領客必在姑蘇臺西樓之上想見一時冠蓋之盛千載同風當與龍山峴首共為不朽矣

落成注見卷一末條縱觀〔訂〕漢書高帝紀高祖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

夫當如此矣

奇聞壯觀〔訂〕欒城上韓太尉書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

華胥〔訂〕列子黃帝篇黃帝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其國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化人〔訂〕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增〕領客杜子美王掄高邁攜酒同過詩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

冠蓋〔訂〕襄陽耆舊傳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餘里漢宣帝時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數十家冠蓋掩映荊州刺史歎有

其盛號之曰冠盖里龍山桓溫九月九日宴龍山寮佐畢集詳見卷一與胡樞密帖峴首〔訂〕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建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又杜預傳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又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孟襄陽詩峴首晨風送江陵夜火迎不朽左傳襄二十四年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癈此之謂不朽

比閭姑蘇臺西樓歸然下臨城中與吾公兩爭雄矣

諭以齊雲畫像追復舊觀欲令哀容厠諸公間聞命愧慄某以罪戾擯棄不蓄憤十五年豈應強聒貽續貂之誚理宜丐免又承飭所遣騎不令空回進退不知所裁也某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黜萊公為逆準不書時有蔡齊斥其妄如某無狀公乃肯收之耶

姑蘇臺〔訂〕吳都賦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范成大吳郡志姑蘇山一名姑胥一名姑餘連橫山之北古臺在其上 巋然見卷一與胡樞密帖魯靈光注 齊雲畫像齊雲樓今在平江子城北墉之上樓下有歷政太守畫像蓋古飛雲閣也鴻慶本集載知平江府謝表一

首又載龍圖閣直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一首凡兩臨是州故有畫像存焉

〔增〕**愧慄** 昌黎詩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為情

不蓄憤 東坡岐亭詩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蓄憤閑門吴添丁哇笑雜呱泣

續貂 〔訂〕晉書趙王倫傳倫僭帝位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謂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萊公不書 三朝寶訓仁宗朝故相寇準自雷州司户參軍徙衡州司馬命下卒上對輔臣稱準以忠貶久許歸葬河南府贈中書令萊國公又哀準無子復以其婿屯田員外郎張子皐為直史館使齎詔就其家祭酹之又下詔賜準謚忠愍錢惟演素忌準又附丁謂準之逐也惟演作樞密院直學士題名記輒去準名氏云逆準不書樞密使蔡齊言於上曰寇準社稷之臣忠正義勇聞於天下豈可以為姦黨所誣哉上命刊去之

甚宦游半天下如姑蘇二館北園一亭承平時亦未嘗見高甍巨棟咄嗟而辦規模宏大可支十世吴門經亂十六七年閱十二政比公領州而官寺府庫公堂客館始復舊觀而壯麗又過昔所有者浙西諸郡守將所更何嘗數十百人而殘敗如故然後知功名之士千萬人不一遇也

宦游漢書司馬相如傳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半天下東坡謫呂惠卿制黨與交攻幾半天下高甍巨棟（訂）景福殿賦高甍崔嵬飛宇承霓羅隱鎮海軍使院記地聳勢峻約而有敞肥楹巨棟間架相稱釋名屋脊曰甍咄嗟而辦（訂）晉書石崇傳崇為客作豆粥

咄嗟便辦王愷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荅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東坡豆粥詩萍虀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可支十世〔訂〕東坡寶月大師塔銘凡欲為事趣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藏一廬舍彌勒大悲像四塼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十世官寺〔訂〕漢書元帝紀初元二年地震壞敗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師古注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壯麗〔訂〕漢書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風俗之壞士大夫視官府如傳舍遇吏民如塗人坐席未暖已屈指計去矣自公臨州屬有三年之淹功

烈偉然閒見層出若有鬼神雖一時忌前好勝者亦歛衽歎息以為不可及他日進拜廟堂扶顛持危垂名竹帛為中興第一非公其誰

傳舍 訂漢書蓋寬饒傳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老泉衡論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愽愽於上 席煖 訂文子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 閒見層出 昌黎貞曜先生墓誌銘神施鬼設閒見層出 增若有鬼神 昌黎燕喜亭記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增忌前 舊唐書賈曾傳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李商隱詩謝眺真堪憶多才不忌前 增好勝 家語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後漢書袁紹等傳論狠剛而不和愎過而好勝 斂衽 漢書張良傳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注

衽衣襟也〔增〕竹帛 後漢書鄧禹傳禹見光武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海內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楊修答臨淄侯牋銘功林鐘書名竹帛孔平仲雜說蔡倫未造紙以帛爲紙所謂竹帛也

比諸大府連夕蒙館置燕勞甚寵而名蹟偉然一洗耳目之陋駭歎而已辭去兩月不敢以竿牘常禮致於下執事即日秋暑恭惟台候勝常公名聲籍甚中外一詞非吴門一藩所能留也曰佇徵拜

〔增〕大府 少陵暮秋將歸秦留别湖南親友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增〕館置 昌黎詩館置使讀書日有求歸轂 名聲籍甚〔訂〕漢書陸賈傳賈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

不望棨戟載彌寒暑雖在僻陋而公起居狀固自聞之高情大度不以書問數疎相求於末度荐勤教寵存省陳人可謂欣榮即日履茲涼秋台候萬福某夏秋被病已止復本脫復字舊作纏繞一恐當作二時比方小間而眠食猶未復扶憊上狀

棨戟〔訂〕漢書匈奴傳甘露三年朝天子於甘泉宮賜以棨戟十師古注有衣之戟也後漢書輿服志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鉤持棨戟為前列〔增〕末度莊子明於本數係於末度陳人注見卷二楊樞密帖與〔增〕被病樂府古艷歌妻子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纏繞〔訂〕東坡答李琮書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

脱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又與勝達道帖衆生纏繞愛賊故為饑火所燒

〔增〕眠食　南史陸澄傳行坐眠食手不釋卷昌黎與孟尚書書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

蔡煌體乾
其炳用謙　校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四

冬仲杜莊寓舍寫張玉穀



